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曽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

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曽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敎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

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

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

反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去巳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

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肯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牧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埽非不好潔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瞢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埽子有鐘鼓何不鼓攷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

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閲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

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樗敕書反檍於力反洒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攷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

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

頌悉出珠玉寶噐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

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費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費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愽）從子于沃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觧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皃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罷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襮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

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

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音煩衍延善反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州同今以两手為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

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昬姻不得其時焉范氏

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逆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纒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纒綿也○

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為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為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

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

風也○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户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

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

氏曰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

○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携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襃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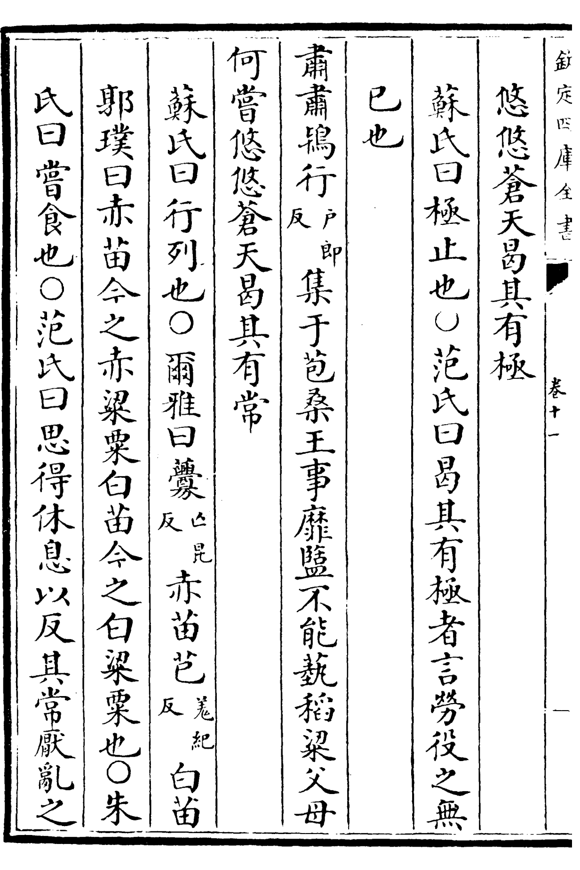
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户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苦○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為危苦○釋文曰鴇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稹○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稹之忍反迮側

百反栩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皁或為皁汁可以染皁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盬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罷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戸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羌紀反白苗

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

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為(于偽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

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綉○絺恥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

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

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

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茍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簒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録之所以見秉彞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

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具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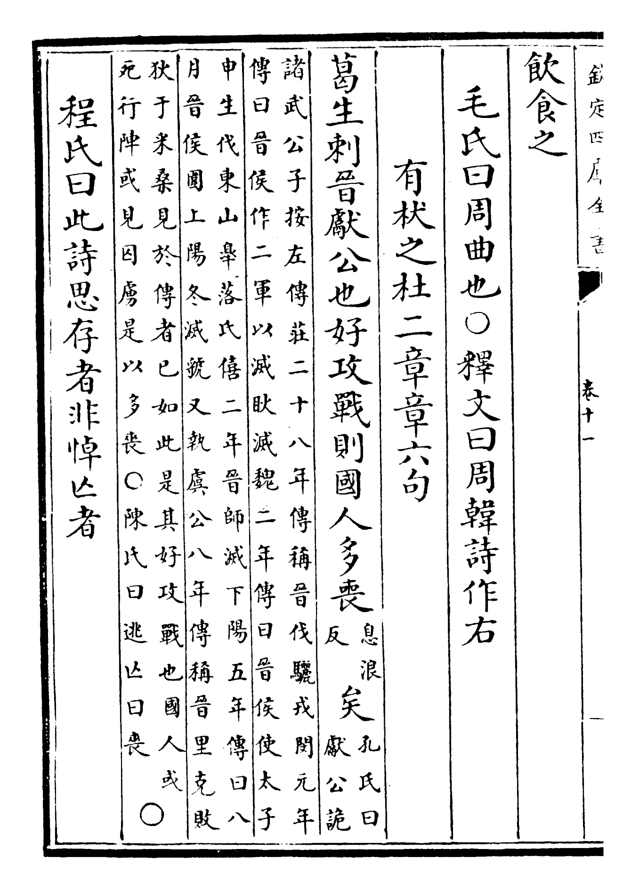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隂寡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隂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

泣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黄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首陽山名也○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為然更攷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隐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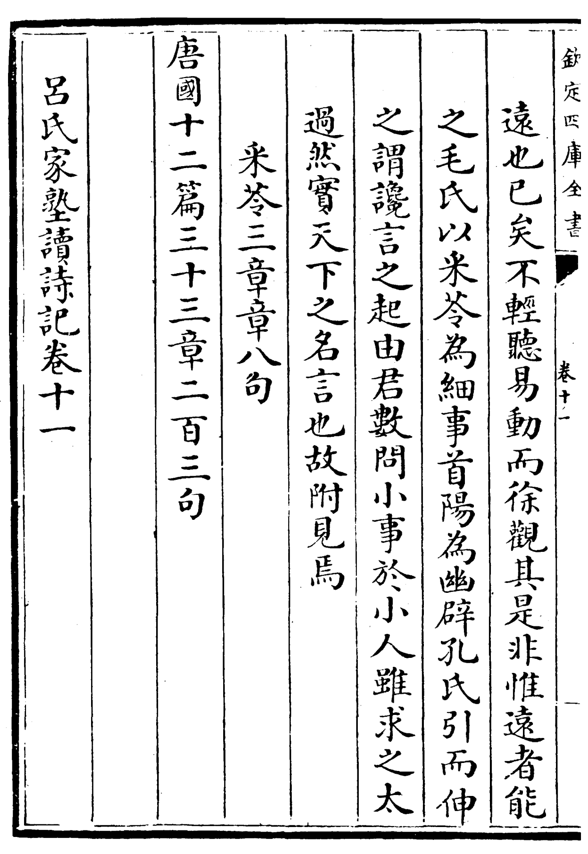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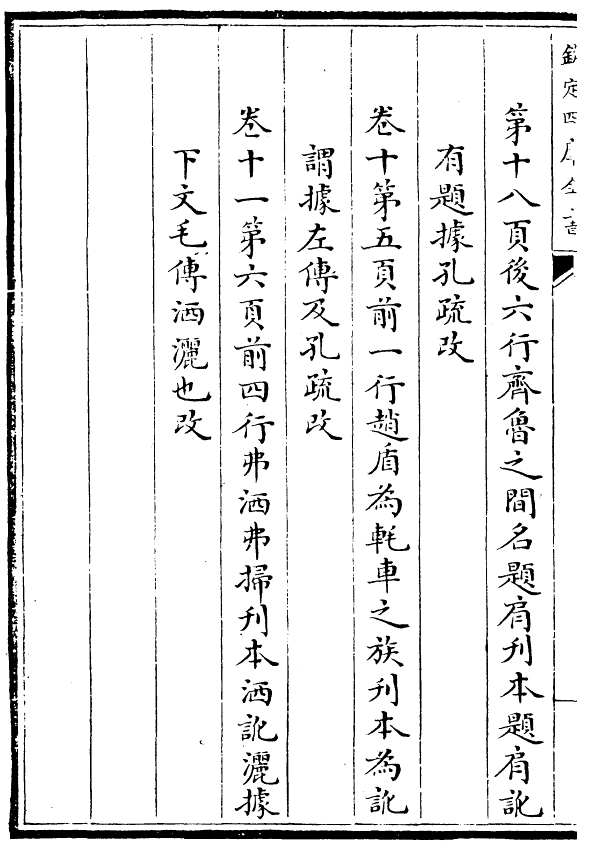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謹案卷九第八頁前四行挈壺氏刊本壺訛壺今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維莠驕驕刊本維訛為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前三四行厚而頭大刊本而訛如　又衍尤字據陸璣疏刪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其外之廣雖不同刊本外訛殊據孔疏改



第十八頁後六行齊魯之閒名題肩刋本題肩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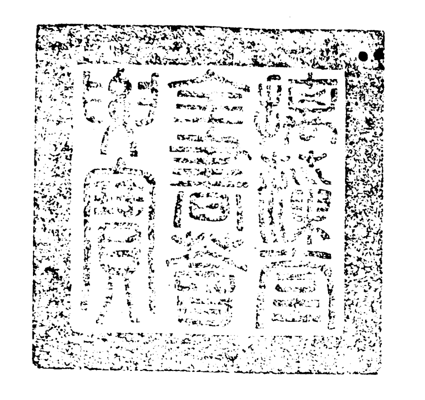
有題據孔疏改

卷十第五頁前一行趙盾爲軞車之族刋本爲訛

謂據左傳及孔疏改

卷十一第六頁前四行弗洒弗掃刋本洒訛灑據

下文毛傳洒灑也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緖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 孔氏曰今秦州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 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

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曽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

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强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顙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騅騮盜驪赤兎的盧之稱寺人内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内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内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

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

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黄）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毛氏曰黃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

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

六轡者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

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牲○朱氏曰牲獸之牲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牲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牲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丹反鑣彼驕反載獫力念反

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續音沃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

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鈎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可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

五五

束也楘歷録音祿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也

孔氏曰楘歷録也輈者轅也梁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横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録故謂之五楘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

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

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

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愼來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

陰揜於檢反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

鄭氏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軓謂與下三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也輈在軓前橫木映軓故鄭氏云軓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繫於陰板之上

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絶是横軛之前别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靷軜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銷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為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

騏綦文也左足白曰馵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為馵○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温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

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解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駵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為駵馬○孔氏曰黃馬黑喙

曰騧○驪觧見駒○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菲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合兩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蘇氏曰驂

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為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徂寸反)也孔氏曰厹矛三

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為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

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辯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辯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虎皮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

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金之婁胷也

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

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

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繩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置弓柲裏以繩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敘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敘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厭作𢗀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濫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簾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

蒼蒼盛也白露凝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遊○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

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艸交為湄○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

此理也葢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闊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

還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之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遂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槄梅柟如鹽反也孔氏曰槄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渥厚漬疾智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

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毛氏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墻也

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已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

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黄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黄鳥止於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户郎反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葢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瑩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欝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黄色燕頷句喙嚮風揺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鷐芉召反喙許穢反欝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

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鴥作鴪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艸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内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作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艸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艸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怫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襛矣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令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異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

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典反)也 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

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汚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汙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

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 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 古回反 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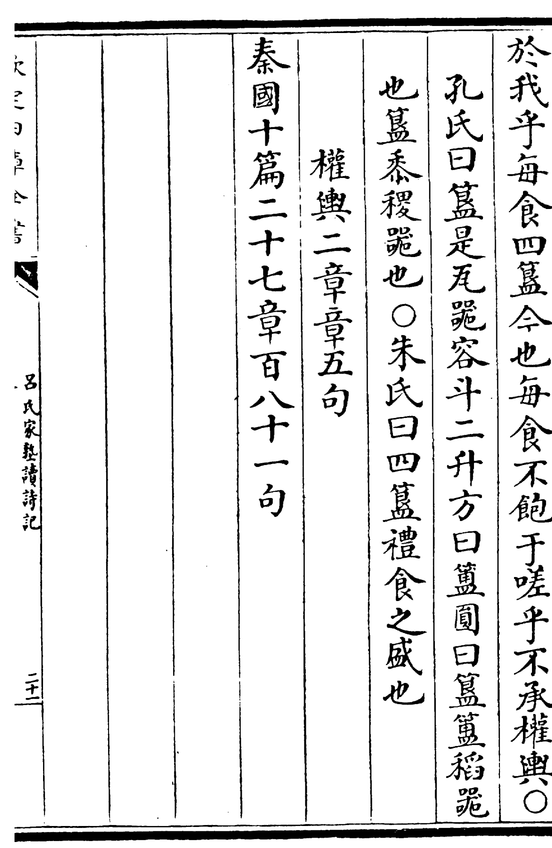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

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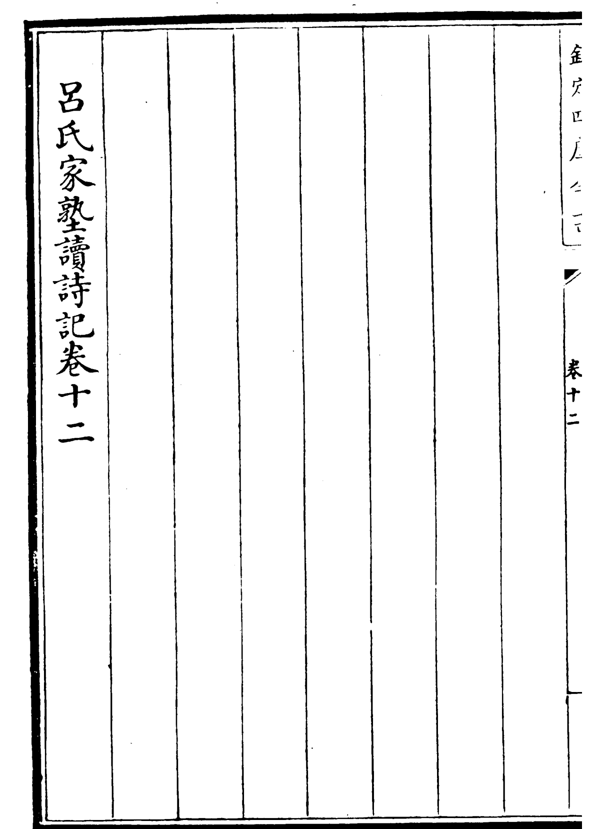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皥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

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孔氏曰明猪尚書作盟猪即爾雅宋有孟諸是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也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

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孔氏曰李廵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遇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

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

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

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

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滛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

必是舞但徘徊翶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

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婆娑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　邁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鬷總也○毛氏曰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　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孔

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

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横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横字故知衡門横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為之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閲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為○釋文曰樂舊作樂逸詩本有作㼭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

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吴許升少為博徒妻吕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輙流涕進

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攷○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毛以晤為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為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

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

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范氏曰菅以為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負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

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

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令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為此乎葢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鴟膽卬云為梟為鴟俗説以為鴞即土鴞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

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
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
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
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
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
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
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梏

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為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葢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攷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

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侜張誑也　朱氏曰侜張誑也　張欺○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　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丘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　邛有旨鷊五歷反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

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瓴音令甋音適甋力斛反甎草沿反○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鷏○說文引詩亦為鷏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叙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葢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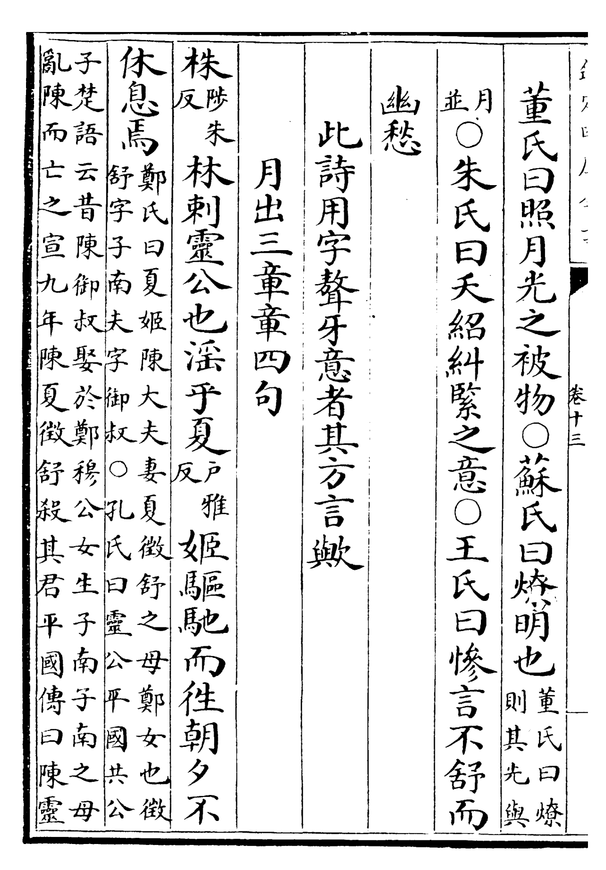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為之勞心悄然也毛氏

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名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先與月並○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馬縄證反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說音稅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釋文駒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内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牴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牴拒之有益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匪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隠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漂也澤陂株林之漂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苻蘺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

其根藕郭璞曰荷别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若藕五口反

○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顔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

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 萏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 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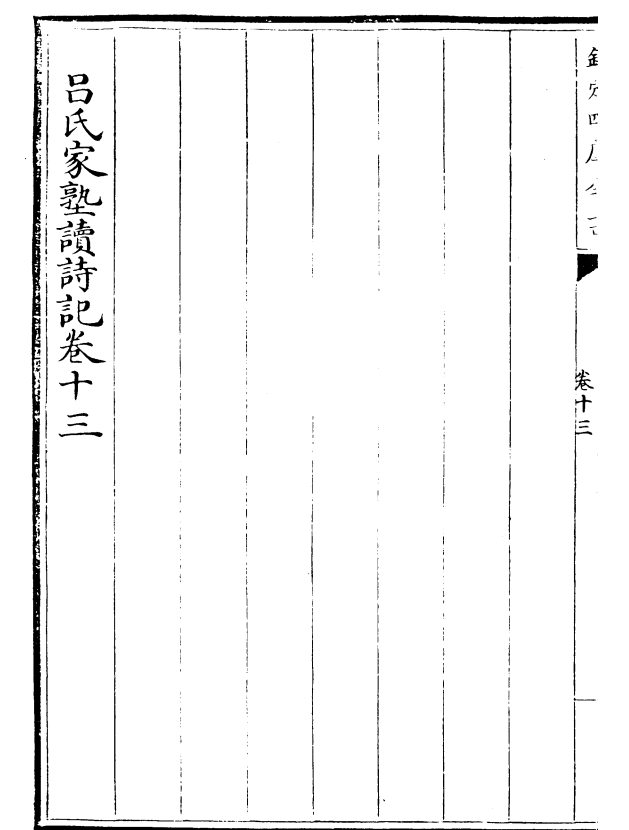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按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

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云檜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

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絶人以玦玦古穴反

○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强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遥直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翺翔猶逍遥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

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

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

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也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葢當時止為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藴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

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藴結者思之不解也

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葢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惟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葢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

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旣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旣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

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遥)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蓊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蓊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

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葢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

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者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廻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

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㥠

匪風飄符遥反兮匪車嘌匹遥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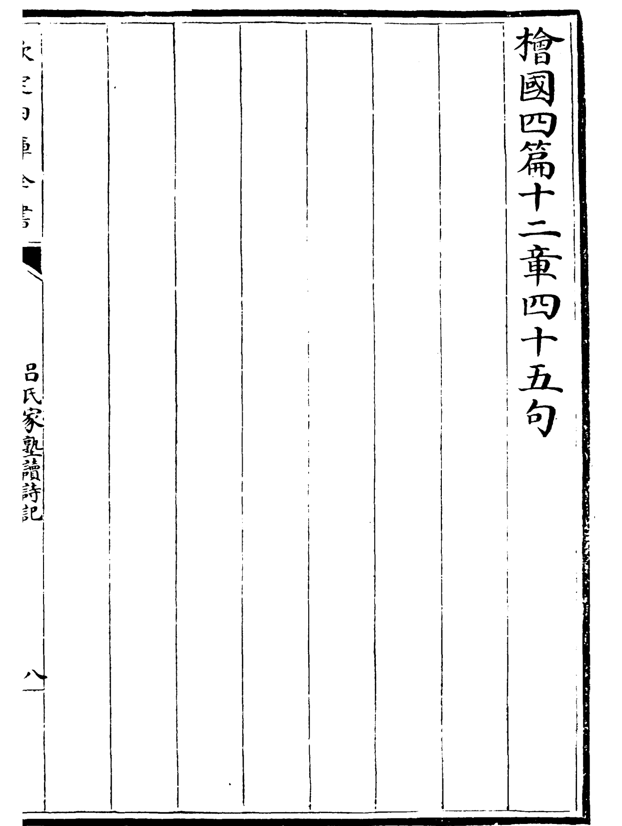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耕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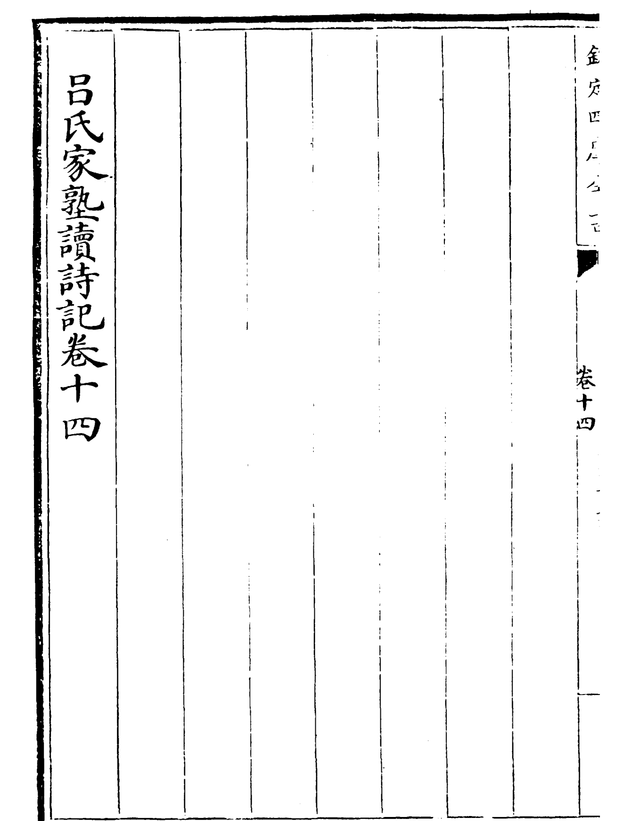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為

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鬵即陵反甑同音○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滌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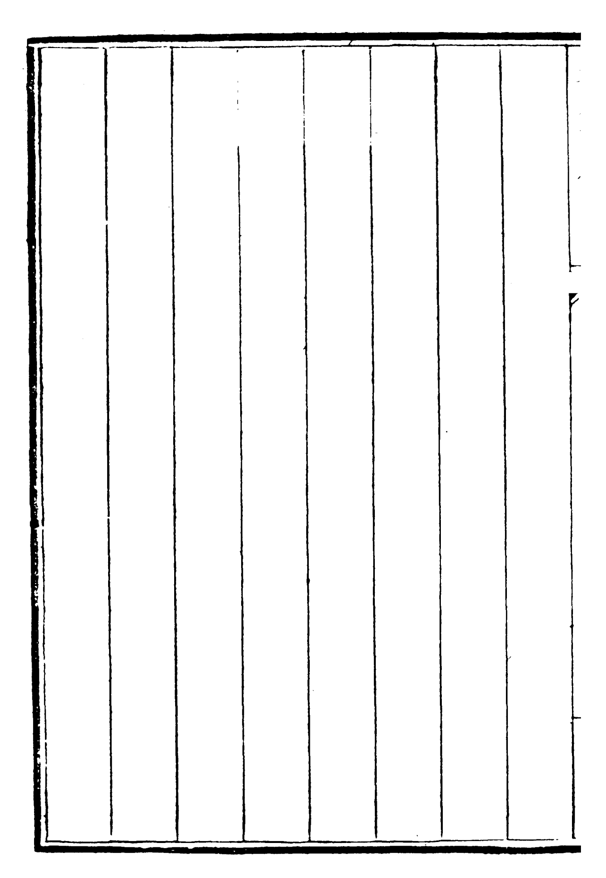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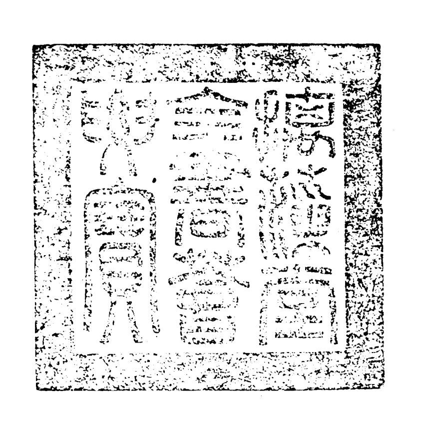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謹案卷十二第十一頁前七行道阻且躋刋本躋訛隮今改

卷十三第二頁前八行湯蕩也刋本蕩訛湯據毛傳改

卷十四第六頁後六行匪車揭兮刋本揭訛偈據漢書王吉傳及下文改下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